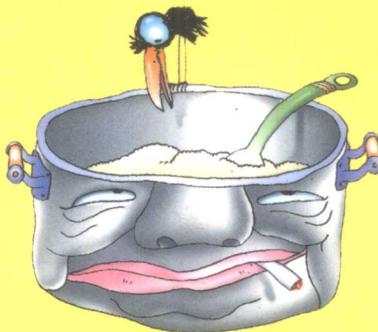


● [美国] 周腓力

老板无才



便是胆



都市幽默散文
浙江文海出版社

都市幽默散文



老板无才便是胆



〔美国〕周腓力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逸芳

封面设计 梁 珊

封面画 郑凯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板无才便是胆/周腓力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7

(都市幽默散文)

ISBN 7-5339-1345-0

I . 老... II . 周...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美国 - 当代
IV .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885 号

本书版权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提供。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0—32

老板无才便是胆

[美国]周腓力著

一方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29 千字 印张 7.125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45—0/I · 1205 定价:10. 50 元

四项全能的周腓力(代序)

周 愚

我是一九四九年六月由内地到台湾的，那时正读初二，距放暑假还剩一个月，但我还是设法插班进师大附中，读了那最后的两三个星期。

记性好是我的特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得许多那时仅仅同班过两三个星期的同学的名字，周腓力就是其中的一人（杨国枢教授也是其中一人），甚至那两三个星期我和他根本就没说过一句话。同时我也要声明，我之所以会记住他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特殊的关系。他的名字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令人垂涎，但在四十年前不会，因为那时还很少有中国人吃过“腓力牛排”。

初三我转到别的学校去了，虽然高中我又回到附中，但没和周腓力同班。又可能是他那时个子太小，太不起眼的关系，所以直到这次和他重逢之前，我并不知他高中也是读附中。

我再度见到他的名字，也和读者一样，是在看过他的《洋饭二吃》和《一周大事》之时，但和他见面重逢，则又晚



了好几年。当我说我和他在四十多年前同学过两个星期时，他不相信还以为我是在他面前卖弄“幽默文学”，和他开玩笑。等我说出了是附中初二，一进大楼左手边第一间教室，和另外几个同学的名字时，他才不得不信服。后来又谈到高中的事情，我说我没见过他，但常和他那班赛球，于是不假思索地一口气把他们班篮球、足球队员的名字背了出来。他听后除了显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外，不得不佩服我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周腓力来美国已有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洛杉矶的华埠，自称是个“华埠人”。刚来美国时他做过许多样不同的工作，包括餐馆打工、推销报纸等。后来又自己经营一家小型汉堡店，现在则开了一家名叫“佳佳公司”的服装店。由他太太、两个女儿和他自己轮流照顾。

周腓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稿。以前卖汉堡时，在客人少的时候，就把稿纸垫在一块板子上写。现在在服装店也一样，一面写稿，一面等客人上门，一见到客人进来，立刻丢下垫板，招呼客人。

周腓力已出版有《洋饭二吃》(尔雅)、《幽自己一默》(九歌)、《万事莫如睡觉急》(骏马)和《离婚周年庆》(希代)。他的作品有的已改编为电视剧和舞台剧，有的已卖出了电影版权。我想读者对这方面的情形也非常了解，因此我在这篇报道里要介绍一些有关他其他方面的事情。

周腓力有多方面的才华，我可说他是“写而优则讲，

讲而优又编，编而优还要跳”。这话怎么说呢？且让我一样一样地来解释。

先说“讲”。周腓力成名后，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团竞相邀请他演讲，使他这几年来到处奔波。最近半年他已先后去过休士顿和西雅图，最近的一次，则是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三日两天，应北美华人作家协会和全美中华文化协会的联合邀请，在纽约的法拉盛图书馆和华埠中华公所作了两场演讲。讲题分别是“谈幽默文学”和“从写作经验谈起”。

周腓力演讲的档期，往往已排到一年以后去了，因此邀请他演讲也必须在一年以前就预先安排。不过周太太则希望他尽量减少演讲的次数，第一是不喜欢夫婿经常不在身边，第二是他不在时店里就少了一个干活的人。

其次说“编”。几年前他就曾经应当时的台视总经理石永贵之邀回台北为台视编剧，结果那次他“编剧不成人情在”地回来了。不过最近他则为洛杉矶的中国电视公司完成了一部电视剧《洛城灵犬》的编剧工作。

最近他又在着手将他的小说《一周大事》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脚本。电影史上的四大天王导演李翰祥、李行、胡金铨和吴天明，最近在洛杉矶聚首，在一场座谈会上一致推崇周腓力的喜剧天才。李翰祥后来还几次在报上发表文章称许周腓力。

最后要说“跳”。读者一定会奇怪他跳什么，原来是周腓力最近迷上了交际舞，并得到太座批准，到洛华舞蹈



社拜彭译娴小姐为师学舞。周腓力学任何东西都有过人的天分，虽然他舞龄只不过两年，但已能跻身“舞林高腿”之列。去年中秋节他在洛华舞蹈社举办的友谊晚会上，与老师彭小姐合演了一场“八步吉力巴”，风靡全场。更有趣的是，他跳舞时还扮作“老夫子”的模样，嘴上画了两撇八字胡子，穿老夫子的服装。真想不到他不但精于“幽默文学”，也精于“幽默舞蹈”哩。

周腓力现在对许多事情都养成了一个星期只做一次的习惯，编剧如此，跳交际舞也如此。读过《一周大事》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了解我语中深意，哈哈。周腓力在上个月到内地去了一次，前后三个星期走了十几个城市。那是因为他朋友开的旅行社的导游突然辞职不干了，已组好的团又不能不出发，朋友于是请他帮忙客串领队。对他来讲，他既帮了朋友忙，又免费游览了内地，因为这正是他第一次回去，每天还有十五美元零用金可拿，又搜集到了许多写作题材，真是一举四得，使人羡慕。不过也有一点值得可怜的地方，就是在那三个星期里，他绝对没有吃过“腓力牛排”。

又听说他在内地期间，遇上他的“地陪”都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喜欢发问，而问出的问题“地陪”多半答不出来。另一方面，他回来后我也对他责怪过，怪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要去。因为我不久前也去过内地，如我早知他去，我就会等着随他的团一起去，有这位老同学当“全陪”，当然比我自己单飞好得多。

前些时我在此地一份中文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有关洛杉矶华埠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周肥力，并说周肥力原籍琉球，还特别用括弧注明是冲绳。这当然是那篇文章作者的一项错误，如果周肥力原籍真的是冲绳，那他岂不是“日本鬼子”了！周肥力是百分之百我大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他是“川娃儿”，但出生在上海。不过他倒确实是到冲绳去过，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去冲绳是在美军基地任翻译官。

当周肥力与我谈起他在冲绳的事情时，我们两人都觉得遗憾，因为他在冲绳时，我也正好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受训。他是在冲绳岛北端的嘉手纳基地，我是在岛南端的那霸基地。虽说一南一北，但冲绳弹丸小岛，从南到北比现在由我家到洛杉矶华埠他的家还近，而我们那时却没有相遇，否则不是可提早十几二十年就重逢了吗？

另一方面，我也奇怪，他为什么不早些年开始写作。如他在冲绳时就写的话，他必定早已以“日本料理独吞”打出天下，也用不着等到来美国后才以四十八岁的高龄靠《洋饭二吃》来成名。

周肥力还有一样别开生面的地方，他的名片头衔是“出卖小说的人”，他说那种名片，一共已送出了四千多张。他虽以小说成名，但他的散文也毫不逊色——和小说一样幽默和引人入胜。

写于 1992 年 9 月 美国加州

目 录

四项全能的周腓力(代序) 周 愚 1

以吻为礼	1
女人解放男人	9
女人的天下	15
结婚是三年大事	19
贺现代女子	23
婚姻考验青年	26
说给女人听	30
众星拱“月”	35
女闻男厕	39
相聚还相戏	42
美男子请留步	46

老板无才便是胆	51
一分钱一分货	56
名不正 言也顺	61
美国的倒账式经济	70
书中自有颜如玉	80
母亲的闺名	87
周小二过年	92
娥眉善贬	96
家不和也兴	102
我成了木乃伊	110
英雄只怕病来磨	117
活着进天堂	127
洛杉矶大地震亲历记	131

给汽车喝果汁	139
飞向太空	143
科技难追	150
观光三十年	156
习而好之	160
请借老婆一用	171
马年谈马	175
我来替你批流年	185
永远的低姿态	190
野蛮古国	195
往事如“烟”	199
父母施教有避讳	208
不“贼”不相识	212

以吻为礼

古代中国人的见面礼是打躬作揖。西方人的礼俗则不同，他们相见一定要相互握完手，才肯罢休。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风俗时，林语堂把“作揖”解释成“自己跟自己握手”，并且鼓吹这是最卫生的见面礼节，但是西方人不为所动，仍照样握手不误，而且有越握越紧的趋势。倒反而是西风东渐之后，中国人一尝到跟别人握手的滋味，再与“自己跟自己握手”的滋味相比，就爱之“不忍释手”了，很快就把“作揖”的老套抛诸脑后了。

握手的风俗，据说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那时候，敌我的分别只有宗教信仰一项，所以敌我很难分别。两人见面握手，是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不存敌意，那当然就是朋友了。这项风俗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成了今天全世界通行的见面礼。

另外一项西方礼俗，起源比握手礼更早，那就是接吻礼了。在古罗马社会里，男女的地位不平等，这表现在饮酒作乐的风气方面，就成了男人有酒男人醉，不与女眷共一杯的情况。非但如此，罗马男人外出回家，开宗明义的



第一件事就是嗅一嗅妻子的嘴巴，以确定她单独在家的时候有没有偷酒来喝。还好到了后来，嗅一嗅演变成了吻一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这项古代罗马夫妻的见面礼，经过了历代的“口口相传”，蔚然成了今天男女之间的社交礼节，使现代儿女，即使没有夫妻名分，也能同享口福，岂非善哉？

一般来说，我是一个福浅之人，但是却有点“口福”。我是学外文的，所以一出社会就经常被派去接待外宾，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女宾。既然是接待，当然要待之以礼，所以在台湾的时期，我已经是握手和接吻的老手了，深得其中三昧了。后来到了美国，又因为职业关系，一上来就被吻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样的奇遇，值得用兴奋的“口吻”来叙述一下。

原来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室内装潢公司当店员。当时我的客人是清一色的女性——大多数是室内设计师。她们的职业就是为客户寻找装潢材料的，所以成天都在一家又一家的装潢公司里厮混。她们之中有些人后来也成了我店里的常客，有每天来一次的，也有每周来一次的，来的次数多了，自然都成了“以吻会友”的熟朋友了。

美国的风气虽然比国内的风气开通一点，但是陌生男女初次见面，也很少会开面见山，以吻为礼的。他们通常也是由小人动手——握手——作为开端，逐次进展到君子动口——亲吻——的亲密程度的。当时我装潢店里

的女顾客，多数也是遵循“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吻”的程序，最后跟我熟络了，才开始每次一见面就唇齿相加的。我记得我在装潢店任职到半年的时候，我每天已经能接二十个吻以上了，比接的订单还多，算是成绩不错了。当时我的薪水菲薄得很，若不是有这样的“员工福利”加以补贴的话，我恐怕很快就会辞职了。

我在装潢店一共工作了三年，先是由店员升成经理，最后又被老板开除，这样的命运多少跟美国“豪放女”的纠缠有关。美国豪放女不顾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吻”的规定，一见面不管是生张熟魏，一律以吻相向。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吻最好是不接，因为接了一个又得接第二个，接了第二个又得接第三个，结果是接不完，兜着走。最普遍的情形是这样的：豪放女在“赠吻留念”的时候，嘴巴已经是半张开的，等吻完就干脆狮子大开口了，说什么“那张标价九百九十元的嵌贝黑漆屏风好是很好，就是太圆太小了一点，如果你肯接受五百块，现金交易，我就马马虎虎买下来了”，或者什么“壁上那幅标价五百九十五元的花卉图，啊，不对，是仕女画，很可惜是画在纸上的，如果画在绢上就值钱了，如果你肯……”不肯？第二个吻接踵而来；再不肯？第三第四个吻又滚滚而至。我就是在这种不胜其“吻”的情况下被老板要求兜着铺盖卷走路的。

“吻”除了拿来作见面礼之外，也有旁的功能，这也是我在店员任内发现的一个道理。有一次有位男士到我的



装潢店来问我：

“先生，请问您我太太今天有没有来过这里？”

他问话的态度虽然很客气，但是他的神态表明了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因为他问完话就开始注视我的双颊，好像他的答案会在我脸上出现似的。

“请问尊夫人长得是什么模样？”我反问。

他果然就在这时候在我的脸上找到答案了，他高兴地说：“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你的脸上找到我太太的口红印了，这表示她已经来过这里了，谢谢。”

原来这位男士的太太把我的脸当成火车站里的“留言牌”。她在我脸上作一个记号，好让她先生知道她曾到过我店里，有一点“吻在则人在，吻失则人亡”的意味。

我被这些洋妇人你吻过来我吻过去的，吻上几年倒也吻出一些心得来了。我的第一条心得就是：选择见面礼是女士们的特权。她们可以为所欲为，都不算失礼。但男士们则须对女士们的“行礼”作出适切的反应，才算是知礼。反应得太冷漠固然是“失礼”，反应得太热烈还可能被视为“非礼”，所以在这类场合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做男士者不可不慎也。男士们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依样画葫芦——女士向你点头而不微笑，你也点头而不微笑；女士又点头又微笑，你也如法炮制；女士伸出玉臂，你也伸出熊掌相握；女士投怀送抱，你张臂相迎。如此而已。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礼多人不怪。”这句话在现代社交场合已经不合用了。现代人凡事讲求精确，在礼

仪上也不例外。礼少固然受人诟病，礼多照样遭人责怪，所以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算是“懂礼”。比方说几年前英国女王访问华盛顿的时候，里根总统派遣了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女官员去机场迎接。等女王款步下机后，这位女官学着欧洲宫廷电影里的模样，以小跑步趋前，然后向女王屈膝为礼。果然她的“多礼”有人怪了。第二天的报纸纷纷责怪她：“自贬身份！”“为国丢脸！”

另一位“多礼”之士是前美国总统卡特，他在任内经常因“失言”和“失礼”而受到舆论嘲笑。有一次一座纪念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图书馆刚刚落成。在启用仪式上，卡特致开幕词；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剪彩。礼成后，卡特趋前一把将杰奎琳抱入怀中，置于唇下。他的动机是要以行动来向杰奎琳表示谢意和关怀，却没想到他虽然贵为总统，但是在社交场合不经女方同意，贸然下手，也同样算是“失礼”的。当天卡特如果吻的是另一个女人，后果都不会那样严重的，但他却偏偏吻那个杰奎琳。原来杰奎琳的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一样，同是波士顿的望族。波士顿的望族以原清教徒后裔为主，仍保持着清教徒的作风——在公共场合不苟言笑，不亲嘴，甚至不饮酒。君不见近代美国总统和他们的夫人，如福特跟贝蒂，卡特跟罗萨琳，里根跟南茜，他们都常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吗？他们还特别喜欢当着新闻记者的面亲嘴呢，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用不着匀出一张嘴来回答记者的问题了。可是你见过肯尼迪总统跟杰奎琳在大众面前亲嘴的镜头没



有？当然没有。杰奎琳在大庭广众面前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敢吻，你想当卡特将她纳入怀中之时，她能不临“吻”发抖，花容失色吗？而她的窘态又全部收进了记者的眼底和照相机的镜底，难怪第二天的报纸要讥笑卡特是“南方野人”了，你说卡特倒不倒楣。

这场风波除了表现卡特的倒楣以外，同时也反映了接吻之礼的地区性差别。一般而言，美国南方人比较乐善好“吻”。卡特是南方人，自幼跟亲戚朋友们唇来颊挡，舌来唾淹惯了，有时候不免会吻溜了嘴，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相形之下，美国北方人就谨慎得多了，他们的习惯是三思而后吻。波士顿人是白种人中最拘谨的。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干脆三缄其口，免惹麻烦。

年龄也带来差异。一般而言，女士们三十而知礼，在五十岁左右进入巅峰状态，一直要维持到唇干舌燥的七十岁才渐渐收口。那么有人一定会问：三十岁以下的女士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三十岁以下没有女士，只有女孩。女孩子多数滞留在罗曼蒂克的接吻阶段，一时尚无余力从事社交性的亲嘴活动。

教育也造成轩轾之分。很明显的，教育受得越多，礼貌就会越周到。

血统也形成影响。接吻之礼起源于南欧，所以今天的南欧各民族，如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均以“传人”自居，行礼未敢稍有懈怠。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人葡人又把善良风俗传给南美洲人，使南